



福州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八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庆祝 人民政协成立五十周年 专辑
福州解放五十年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福州市委员会
文 史 資 料 委 員 會 編

一九九九年十月

福州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八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庆祝人民政协成立五十周年专辑
福州解放五十年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福州市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一九九九年十月

目 录

·解放福州·

- | | |
|------------|------------|
| 朱绍清将军谈福州战役 | 林微润(1) |
| 福州解放战役述略 | 肖忠生 邓华祥(7) |
| 马尾之战 | 陈道章(15) |
| 东岭战歌 | 林逸森(19) |
| 渡江南进散记 | 耿冬生(27) |

·地下烈火·

- | | |
|-------------------|----------|
| 乌龙江畔七忠魂 | 赖兆斌(33) |
| 血与火的洗礼 | |
| ——忆参加福马游击队的四次战斗 | 刘友植(37) |
| 记我在马尾特支的地下党生活 | 王志坚(48) |
| 下德地下斗争片断 | 王震生(55) |
| 铁笔尖兵 | |
| ——记中共福长林中心县委地下印刷所 | 吴维璧(58) |
| 我为游击队送子弹 | 李仲芝(62) |
| 怀念革命老妈妈陈菊英 | 高 热(64) |
| 怀念杨昱同志 | 马 二(70) |
| 记红色医师陈石屏二、三事 | 周廷鹤(74) |
| 福建师专地下党斗争纪略 | 袁永年(77) |
| 一唱雄鸡天下白 | |
| ——福州人民迎接解放综述 | 曾 珊(83) |
| 艰苦而曲折的斗争岁月 | 林萱治(90) |
| 高歌达旦 起舞黎明 | |
| ——忆福州解放前夕地下斗争三、五事 | 萨本珪(105) |

往事堪回首

- 记福州一家地下书店 陈贞懋(112)
换了人间话当年 潘向�(114)
鱼水情 永世恩 林逸森(117)

·海天起义·

- 震动世界的两航起义 陈允权(121)
重庆号巡洋舰起义 王 琦(126)
“长治”舰起义亲历记 翁玉禧(131)
举旗起义 记忆犹新
——记“永安”、“郝穴”二舰起义 张增富(136)

·挺进南方·

- 向南方推进 成波平(138)
连江县的接管工作 成波平(150)

·培育干部·

- 福建人民革命大学创办始末 黄步銮(155)
回忆我的革大生活 黄 瀞(167)

·抗美援朝·

- 抗美援朝战争亲历记 盛星辉(172)
我参加了清川江口的布雷 林有成(193)
回忆闽侯县的抗美援朝运动 张君祥(200)

·肃清残敌·

- 平潭同善社的兴衰及大刀会暴动 吴金泰 李鹏云(205)
“海保”匪情扫描 李鹏云(219)
平潭海面歼敌艇 李鹏云(225)

台江区被蒋机轰炸及救灾工作…………… 李乡浏(229)

·五十年回眸·

建国初期福州的调查研究…………… 林璧符(232)

回忆解放初期的福州政协…………… 黄万乐(236)

福州首家新华书店…………… 林应麟(239)

建国早期马尾特别区简介…………… 张诗椿(253)

永泰县土地改革运动回顾…………… 黄步銮(255)

我参加闽清土改…………… 郑秀惠(264)

翻身农民上北京观礼…………… 郑依特口述 林国清整理(268)

绿苑科海谱新篇…………… 丁中文(271)

福州电信五十年…………… 王能超(281)

福州农业五十年变迁小记…………… 黄万乐(293)

福州农业科技五十年光辉成就…………… 肖诗彪 邓华祥(302)

福州供水行业的成长…………… 黄忠苍(313)

发展商贸促繁荣、改造棚屋民安居

——记台江区改革开放的两件事…………… 姚金泰(319)

福清五十年…………… 曹于恩(324)

长乐公路发展简史…………… 王鸿超(332)

福州中医半世纪历程…………… 齐上志(343)

齐心协力送瘟神…………… 纪惠玲(351)

福清血吸虫病消灭小史…………… 高居华(353)

忆十年大庆福建工艺美术晋京展出盛况…………… 周哲文(357)

古山里知青垦殖场纪事…………… 林东(360)

我的从军路…………… 杨秉伦(368)

解放初期的福州民歌小调…………… 官桂铨(378)

·人物春秋·

怀念叶飞司令员…………… 耿冬生(390)

2028/11/

- 新闻界的良师益友 翁其华(394)
重视教育工作的好书记 张诗椿(398)
“一个很好的市长”
——记严叔夏先生 吴修秉(413)
记郭寿生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的活动
..... 郑则善(418)

·耄耋歌新·

- 九三话今昔 王能超(424)

·往事漫忆·

- 南京大溃退漫忆 秦道定(440)

朱绍清将军谈福州战役

林 微 润

1959年，福州军区政治部决定征集反映福建前线部队解放福建、建设福建十周年光辉业绩的文稿。做为征文编辑，我奉命去协助28军军长朱绍清将军撰写解放福州战役的回忆录。

组织上向我介绍，朱绍清同志是湖南省华容县人，1913年1月出生在贫农家庭，1927年14岁就扛梭标参加秋收暴动，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是在战场上由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逐级晋升的，战斗经验非常丰富。他是十兵团解放福建的中路军指挥员，他指挥28军直插福州。要谈解放福州战役全貌，他是最佳人选。

朱绍清将军见了我就说：“我是持梭标、扛步枪出身的，你不要把我的话编成文绉绉的学生腔。”我把记录稿整理好，以《南征》命题，送他审定后，他叹息道：“教训也是有的，放到编军史战史时去说吧！当时我们进军福州，对蒋军兵败如山倒的情势还是估计不足，为了怕轻敌吃亏，还是带了过多的炮和弹药，马驮辎重走山路很艰难。如果更果断地不带重武器，轻兵飞速追击，可能会有更多的俘获。幸亏敌人残部南逃不远，大部（敌第6兵团部及两个师）落入我们友军（29军）从永泰插到福清布下的拦截网里，但还是有一部分被逃脱了。”

这篇回忆录，被收入《海疆战歌》一书，于1960年4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见附文）。

朱绍清将军于 1961 年升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89 年 2 月 3 日病逝。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奋斗了 60 多年，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朱绍清同志英风长存！

(作者离休前系福州军区师级创作员)

(附)

南 征

朱绍清

百万雄师，打过江南，淞沪之战，红旗照亮了黄浦江。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这时，中国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已被打碎成零星的残部，流窜到边远的地区，妄图负隅顽抗，苟延残喘。我各路大军征尘未洗，立即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展开了战略追击。十兵团领受的任务是：解放全福建，建设新福建。部队经过短期的紧张备战，七月初，在叶司令和韦政委的率领下，兵发东南，直取八闽河山。

当时，溃敌聚集在福建的共约十五万人，由伪福建省省长朱绍良等组成的福州绥署统辖，人虽不少，却是惊弓之鸟；虽有山区之险可守，但兵力分散，建制不全，有很大的防御空隙；何况恶贯满盈，民心尽失，纵想顽抗，败局是已定的了。反观我军则英勇善战，屡战屡胜，乘胜挺进；在我军面前，有着老苏区，有久经锻炼的地下党、游击队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更有全军上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只要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取得全胜是毫无疑问的。

长途征战，炎夏进军，山路崎岖，百病袭人，补给不便，种种具体困难还是严重的。因此，我们响应兵团党委号召，将征服困难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对待。部队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便立即行动起来。

为了侦察敌情、地形，筹借军粮，并与游击队取得密切联系，充分做好进攻准备，我奉命率领一支入闽先遣队，于六月下旬出发。整个部队也在七月上旬相继南下。

车行山响，马鸣谷应，我们顶烈日，冒暴雨，冷饭充饥，盐水当菜；高唱着“打到南方去，把革命进行到底……”以日行百里的速度，跨过闽北重山，到达了建瓯、南平、古田地区。

在建瓯，我们会见了闽北游击队的同志。了解到：分布各地的游击队，都已行动起来，修桥铺路，筹备粮草，探听敌情，积极袭击小股敌人，配合大军南下。与此同时，福建省委召开了闽北十五县支前会议，决心筹办3500万斤军粮供应大军。福建人民的热烈支援，对我们是个极大鼓舞。

兵团首长在建瓯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根据各方情况指出：敌人力图保住福建以屏障台湾，并为将来的复辟留块“跳板”。7月初，蒋介石为此飞到福州重新调整了防御部署：从台湾运来的二〇一师一个团增防福州以东的马尾地区；九十六军守福州西北大湖、雪峰地区；独立五十师布于大小北岭和宦溪一线；一〇六军扼守福州市区核心阵地；七十四军集结于连江、琯头一线；二十五军及独立三十七师布于福州至闽清间闽江两岸；七十三军在福清地区。不过从其部署看，一方面是梦想固守，同时又准备了海陆逃路。这表明：敌军战志已颓，无心久打，倘不及早截住，恐要纷纷漏网。兵团首长在摸透了敌情之后，经过审慎研究，决心将主力全部展开，以迅速勇猛的钳形攻势迂回左右，首先割断其海陆退路，然后一举会歼福州守敌。会上指出：一定要打好头一仗，先打分散之敌，再打集中之敌，争取全歼和速决；打好福州战役，给继续南进解放全福建创造有利条件。

在总部署上是三路进军：左翼一个军从古田出发，采用突然、

勇猛、坚决的动作，攻取连江、长乐、马尾，断敌海上逃路；右翼一个军采用远程迂迴战术，自南平地区杀出，飞行数百里，迅速插入敌后，攻取福清、长乐一线，断敌陆上逃路；中路军——也就是我们这一军，沿古田——福州公路及其两侧，正面推进，直取福州。根据这个部署，我军以一个师和军侦察营由古田以南走山路，渡闽江，先歼闽清守敌，再攻永泰；另一个师由大坪沿牛姆山东侧南下，从西北插向福州；还有一个师由我自己带着取道白沙镇，直叩福州西门。

进军途中，山高路险，气候多变，水土不服，蚊虫又多。战士们开玩笑说：“不怕敌机轰，就怕蚊子攻！”加上供应不及，很多同志生了病。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分担着病员肩上的负荷，脚不停步地勇往直前。战士们在休息中谈的不是如何艰苦，却是革命的战略战术问题。有的说：“解放了京、沪、杭，好比是锯倒了一颗大树，还没有挖根，要不刨根哪，它会发芽长枝，到那时候再动手可就费劲啦！”有的说：“是呀，要刨根，全靠动作快，我们现在是：不怕敌人多，吃不了；就怕跑得慢，围不上……”

有一天，越过雪峰山，工兵营有个战士同我打趣：“军长同志，放着车不坐，马不骑，想和我们年青人比赛吗？”我指着两条腿回答他：“我这辆‘11号汽车’是老牌的啦，就是想和你们赛一赛呀！”他们一听，放声大笑。

我军穿山如梭，越岭如龙，所向无阻。一路上经常看到有溃敌奔逃。但是先锋部队一心想吃“大鱼”，小的一般不管，倒让后续部队的病号收容队、后勤人员等，常常捉到整班整排的俘虏，捞到不少“外快”。

八月十三日黄昏，我带着工兵营刚走到调泉山北山坳，忽然枪声迎面响起，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仔细观察，薄雾缭绕的山头上，蒋军密布。派人去捉了个俘虏来一问，原来是九十六军的一个团，企图挡住我军去路。我和陈政委、萧副军长一商量，就来个正面佯攻，两侧迂回，吓得敌人不战而逃。

从调泉山起，直到福州，大部分公路都被敌人破坏了，我工兵

部队在群众协助之下，修桥筑路而进。十五日，我同中路师到达闽江北岸时，见右翼师还在南岸走着，马上派了个参谋渡江送信，催他们加速进发，不得迟缓。这时，友军已经频传捷报，右翼已攻占福清县的东张、宏路，将敌人南逃之路切断；左翼攻占闽江口北岸要点闽安镇，尖刀也指向了军港马尾，即将截断敌海上逃路。眼看兄弟部队，步步得手，圆周数百公里的“口袋”正收拢起来。我担心误了给“口袋”封口的大好时机，让敌人主力逃掉，便催促各师团：要不畏任何艰险，日夜兼程，猛打穷追！

十五日黄昏，赶到白沙镇。在后边走的军政治部李主任追上来了，我们边走边研究情况。正谈着，忽见前面烟火怒卷，长长的火舌从浓烟中伸向天空。这是敌人放火烧桥了。我正要采取措施，只见前哨排的战士已不顾火烧眉发，冲过桥去，钉上了逃跑的敌人。后续部队也随即泼水倒沙，扑灭了大火。我一向就近捉来的俘虏，知道他们是一一四师的一个团，刚从雪峰、大湖等地逃来，三天没吃饭，又碰上拦腰一棒，便打散了。

且战且追，十六日，前锋夜抵甘蔗镇。敌人没料到我们会来得这么快，九十六军四个团的部队，还正挤在镇东的山野里大露营呢！我们以三个半连的兵力尖刀直入，其余部队四处呐喊，敌人大乱，丢鞋忘裤，寻弹摸枪，几千只没头苍蝇，闹成一片，不消半个钟头，这帮敌人又被打烂。

十七日拂晓，我率领着指挥机构，直奔福州。前面的枪声，催着我们快步向前。福州市区的轮廓隐约在望，部队精神更加振奋，肿胀的双腿平空增加了一股力量。赶到福州西门外，城里的枪声一阵紧过一阵，我×师一个团已经突进北门。我担心先头部队巷战待援，误了会歼时机，连忙命令所有的部队快速跟进！当时，有个炮连在大树下休息，战士们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捶着腿，揉着脚，看样子实在是累得寸步难行了。但是战斗正紧，预计攻拿南台万寿桥还用得着炮火，我便走到他们中间大喊一声：“同志们，到口的肉能放走吗？立功的机会愿意让给别人吗？熬过最后一关，才算

英雄好汉哪！”只听得轰的一声：“走哇！”他们全从地上弹了起来，吆喝着：“我们疲劳敌人更疲劳呀，快跟上！”呼隆呼隆朝城里跑去了。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心里的革命英雄主义之火，一擦就旺。

七点钟光景，我们已经走在福州大街上了。伪省府、市府、银行、仓库的门口，都站上了我军哨兵。人民群众送茶送水，医生护士抢着要治理我们的伤员。部队顺着现在的八一七路，从北往南，建制不乱，齐头并进。

先头部队向我报告：万寿桥上打得正凶，桥南残敌用几十袋大米堆成工事，好几挺机枪封锁了桥面，我们伤亡数十人，攻击还没得手；不快拿下，敌人可能炸桥。我一面火急命令后续部队跑步跟上，一面向南台跑去。

到了桥北，战士们已经冒着弹雨，攻下南桥头。追击的枪声从大桥移向仓前山，又渐渐向南而去。这时，×师龙副政委和×团孙政委来报告了战斗情况。我和他们简单研究了一下追击问题，要他们注意和友邻部队联系，坚决把退却的敌人消灭在螺洲。交代完毕，我考虑到，在这合围聚歼时候，各路部队越打越集中，不搞好协同，会让敌人钻了空子，便机断专行，将战地指挥统一抓了起来。我带了参谋、警卫员和电台，跨上缴来的吉普车就走。在仓前街又遇见×师朱师长，我将他一把拉上车，直奔乌龙江。

出城一里多，发现公路两边的村落里，敌人节节抵抗。立即命令兄弟部队×团黄团长配合我们军的两个团肃清他们。战士们见到敌人，像猫见老鼠一样高兴，三冲两打，即占领了飞机场附近的高地。敌人这时已经全部落进了“口袋”。螺洲半岛守敌两个团，眼看大势已去，不战而降。敌第六兵团部，被右翼攻击军一口吃掉。福州地区的残敌，也在其他兄弟部队手中全部报销。敌自夸为“主力”的九十六军的两个师，又在福清、南岭、永泰等地被我军右翼师全部歼灭。至此，福州战役已经可以结帐了，共计歼敌五万。

庆祝解放的锣鼓响彻闽江两岸，子弟兵人不离鞍、马不停蹄，轻装南追，矛头直指厦门！

福州解放战役述略

肖忠生 邓华祥

福州解放已经五十周年了。回顾五十年前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为了解放福州及其周围地区,不惜流血牺牲,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雄壮的凯歌,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一段辉煌的革命历程,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荣史册,永远留在福州人民的记忆中。

(一)

解放福州战役是由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第31军、29军、28军相互配合攻打的。据曾任过28军83师师长朱耀华将军回忆:当时31军为左翼攻击军,任务是攻取连江、马尾,切断敌海上退路;29军为中路右翼攻击军,攻取永泰、福清、长乐,切断敌陆上退路;28军为正面攻击军,任务是沿闽江两岸从西、北两路进攻福州^①。

福州战役自1949年8月13日开始,至22日胜利结束,时历10天,共分两个阶段^②。第一阶段之序幕战是我左翼大军以迅速突击的动作翻山越岭夜行百里,于13日7时半向距福州东北百余里的重要门户——连江丹阳镇发起攻击,10时攻占该镇。守敌74军216师师部及两个团之一部就歼,另一部守敌向东北逃窜,14日被我军全歼于丹阳东北12里之孙厝地区。该师646团千余人于15日在罗源县城向我军投降。我军迅速绕过连江,直取闽江下

游之闽安，占领亭头、长柄等地，歼敌 23 师 69 团一部，即向马尾前进^③。我军攻入马尾后，立即攻击马尾东北制高点——马鞍山，守敌于慌乱中顽抗，我军英勇沉着，用手榴弹接连打垮了敌军四次反扑，抢占了马鞍山。次日我军又乘胜占领了马尾西北的一座小山，敌军失去依托，狼狈逃窜。我军一个班突进到马尾码头时，几百个准备逃跑的敌军官兵正忙于往船上搬运输辎重、行李。当我军攻到他们面前时，他们乱成一团，有的跳进江边水沟里，有的滚入稻田里，变成了“泥蛋”，其余跑不了的，只得举手投降。当场缴获了几十辆满载弹药的大卡车和两门未及拆卸的美式山炮，并丢弃在码头上的大批战利品，还抓到大批俘虏^④。我军另一部乘胜攻克长门、琯头等闽江下游要塞，完全控制了闽江北岸要地，封锁了敌人海上逃路。16 日我炮兵击沉从闽江上游逃逸的敌船“建国”号 1 艘，击伤 3 艘。16 日午，我军分兵解放连江县城，歼敌一部。我右翼大军也解放了距福州西南 150 里的永泰县城，接着又翻山越岭进行远距离的大迂回，向福州东南的福清、长乐等县城攻击前进。15 日下午占领了福州以南 120 里的宏路重镇。同日我军另部攻占福清西北之琯口及东北之作坊等重要据点。至此，敌人向厦门陆上逃路已被我军完全切断^⑤。16 日解放福清县城。歼敌 238 师 1000 余人。我军接着又向闽江南岸猛攻，17 日解放长乐县城，并控制马尾对岸营前一带^⑥。我中路大军 14 日晚攻克大湖、雪峰、大坪、闽清等据点后，即分西、北两面向福州进逼。15 日下午攻克闽江中游白沙，向关源岭前进。关源岭纵长 20 公里，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要攻下甘蔗，须先夺取关源岭，只能正面突破。时任 83 师副师长兼参谋长的陈景三等师部首长挑选了曾荣获“济南永镇门突击连”称号的五连打头阵，当时固守关源岭的是全副美式装备的敌 96 军。开始我军一个班，甚至一个排冲上去都全部倒下，无一生还。在这样危急情况下，正患着疟疾的五连连长一跃而起，带领战士再次强攻，他身中数弹，尽全力拼杀，最后还抱着一个敌人滚下悬崖，光荣牺牲。许多负伤的战士从血泊

中爬起来，冲着敌人的枪眼，硬是杀出一条血路，使敌人败退下去^⑦。向北面进攻的我军占领宣溪后，于 16 日夜里向小北岭攻击前进。小北岭前面有一个突出的猪蹄峰（俗称猪蹄亭），它像一把战刀，要攻下小北岭，必须先夺下这把“战刀”。我军 245 团 3 营 8 连接受了夺“战刀”的任务后，悄悄地迅速接近猪蹄峰，突然间敌军猛烈火器向我军倾泻而来，战士们被压在山路旁边的岩石旁，这里地势险要，三面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小路通向福州，它是往福州的第一道屏障。敌人组成了封锁线，我军屡攻不下。在这危急关头，一排长刘新堂奉命组织了火线突击队，跃身而起向敌阵冲锋，大声喊着：“同志们，为了解放福建人民，跟我冲啊！”战士们都跳起来跟着冲上去，敌人打得更猛，一颗子弹打穿了刘新堂的下巴，鲜血直流。三排长冯兆庆见他脸上血糊糊的，上前扶他，他挣开手，挥舞着胳膊说：“我不行了，还是让我来掩护战友们吧！”说着，他还坚持前进了十几米才倒下，身上中了十几弹，临终前还断断续续地喊着：“冲……冲……”^⑧。冯兆庆擦了眼泪喊着：“跟我找敌人算帐去！”领着战士往上冲。但是敌人又设置了十几米尖尖的鹿砦，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在这进退两难的境况下，九班长李云才领着副班长孙立文和战士孙德俊冒着敌人的密集弹雨，果断地用手拔鹿砦，他们的额角、胸膛中弹了还在拔。牺牲时，他们的两只手还紧紧地抓住鹿砦，有一个战士身上挨了 30 多颗子弹^⑨。战士们不顾一切往上冲，教导员冯西平端起机枪对准山头猛扫，敌人死的死，逃的逃，丢下了机枪和山炮，我军终于攻占了猪蹄峰^⑩。猪蹄峰战斗的参加者、当时任 245 团政委孙乐洵所带领的二营就牺牲了 20 多个战士^⑪。排长于连水当时带领的二排只剩下他一个人^⑫。从此打开了福州北面的大门。拂晓，我军从北门入城，一路上搜索前进。到城内伪警察局附近时，发现有个警察抱着一挺机枪，准备向我军射击，班长史全福大喝一声：“不准动！”一个箭步上去，把机枪夺过来。6 个战士跟着史全福冲进院内。一个连的伪警察，8 挺机枪，几十支长短枪，就成了我军进城的第一批战利

品^⑩。

天亮了，另一路兄弟部队也先后从西路进城。枪声仍然不断，部队在城区发现了许多大小汽车，团政委孙乐洵叫战士把驾驶员召集过来，要战士们马上乘上汽车，向南台方向追击。车到万寿桥附近时，桥头碉堡里的敌人还在大喊：“哪一部分的？”我军迅速跳下汽车，贴在大街两旁，准备战斗。碉堡里敌人发觉了，马上向我军开枪。接着桥南敌人的火力也向我军轰击过来。敌人用大米装着麻袋堆成工事，架了两挺机枪，在民房顶上还架了一挺重机枪，形成交叉火力网，封锁了桥面。夺桥的重担落在我军副营长、二级人民英雄魏景利肩上。他指挥战士们向大桥冲了两次，都被打回来。第三次魏景利高举着匣子枪，大喝一声：“共产党员，有骨气的战士，跟我来，冲啊！”他带头跃进弹雨中，战士们一个个跟着向前冲去。跑了二、三十步，魏景利胸部中弹扑倒在地，鲜血湿透衣裳，他还艰难地喊着：“夺桥……冲啊！”他对准桥南打完了枪膛里最后的几颗子弹，就光荣牺牲了^⑪。副连长魏元仁带领四班战士继续冲上去。副排长王克勤跑在前头，奋勇一跃，扑进敌人的桥头工事上，手里冲锋枪哒哒狂叫，敌人吓得颤抖着举起双手，战士们都冲过桥去，正在督战的敌团长也当了俘虏，使敌军涣散，弃阵逃窜。我军过了万寿桥，占领中洲，南边的仓前桥又拦住去路。敌人在大桥南头的两旁用两挺机枪构成了交叉火力网，桥对面敌人还在赶修一个重机枪阵地，眼看一挺重机枪就要架起来了，九班长史全福从连长贾兆和背后跳出来喊道：“我们突！”就招呼全班战士冲锋。史全福掷出一颗烟幕弹，带着战士直奔仓前桥，吓破了胆的敌人弃阵转身就跑。九班冲进了一座大楼，里面挤满了国民党军官 70 多人，都乖乖地举手当了俘虏^⑫。后续的部队也赶到了仓前桥头，跑到最前面的七连爆破员大喊一声：“炸药！”大家低头一看，敌人在桥面的一角放着一大包炸药，导火线已经点燃，正冒着青烟。他毫不犹豫地冲向前，用负伤的右手，拔出导火线，把炸药包扔进江中。这时有一个俘虏惊叫：“快跑！快跑！桥下还有一包炸药！”在这危

急之时，又是这位爆破员，为了大桥，为了胜利，毫不犹豫地翻过桥栏，跳到桥墩上，见桥墩上真的塞了一包炸药，导火线还在“嗤、嗤……”地燃烧着，飞溅着火星。此时他负伤的右手已经流血过多，无法动弹。他不顾一切扑上去张开嘴巴，用牙齿咬掉导火线、用头把炸药推入江中。英雄保住了这两座大桥，不但确保了福州尽快解放，而且为把红旗迅速插遍八闽大地起到了关键作用^⑩。

“福州解放了！福州解放了！”战士们在桥上跳跃着，欢呼着。

福州战役第一阶段在人们欢呼声中胜利地结束了。

各界人民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自己的队伍来了！”“欢迎人民解放军！”“惩办战争罪犯！”等标语贴满各地。福州电灯厂等厂工人派出代表迎接解放军进城；学生们组织了近千名学生上街迎接，并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有的烧好开水送给解放军喝。省医学院学生组织救护队赶往桥南、仓山一带救护解放军。老百姓主动用门板抬着重伤的解放军送往省立医院抢救。当天下午，青年学生以彩车为前导，开始进行庆祝福州解放大游行。人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向劳苦功高的人民解放军致敬！”许多人欢唱《你是灯塔》等歌曲，雄壮的歌声到处飞扬^⑪。

人民解放军入城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毫无犯，派兵守卫重要机关、银行，保护金银、现钞等国家财产，并奉命派人到金融机构联系，将中央、中国、农民、交通四个银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先行封存，等待接管^⑫。

躲在各个角落的国民党残兵败卒，不断地被我军搜查出来。福州警备部队在9天中收容国民党散兵达2000人左右^⑬。

福建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张鼎丞任主席，叶飞、方毅为副主席，发出总字第一号布告，宣称：即日到任视事，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⑭。接着我军管会接管了伪福州市政府，伪市长何震通过地下党与我联系，静候向我移交印信、文书、档案。福州市人民政府亦即宣告成立^⑮。各工厂都恢复生产，造纸厂、火柴厂、锯木厂等纷纷复工。汽车职工还要求组织起来，支援前线。市